甘泉鄉人稿

先府君詩文稿二十四卷咸豐甲寅刊於海昌廨舍庚申兵燹後板燬無存陳湘蕤刺史錫麒為先府君門下士同治十年冬自直隸分俸寄助刻資曾文正師補撰墓表亦於是年冬甫成遂以全稿盡付手民惟縣書雜記三卷杜小舫方伯文瀾先於同治七年刻於蘇州蕤卿即附列於後而卷目則仍其舊云十一年冬十二月應溥謹記

同治壬申叔父重刻　甘泉公遺集以杜小舫方伯所刻曝書雜記二卷附入卷目與原本行款不類未臻完善光緒乙酉請於叔父仍依原稿重刻三卷而以杜刻為單行本並將　甘泉公自訂詩文餘稿弟作二卷敬校付梓九月上旬孫男志澄謹識於青溪官舍

甘泉鄉人稿咸豐甲寅初刻於海昌同治壬申重刻於白下承剞劂事者為秣陵陸工振聲今又陸工終始其事前後三十餘年中經兵燹三次開雕易其地不易其人殆與陸工結一重翰墨緣爾

志澄附記


錢警石先生小像
世後學惲光業敬寫

躭悟易殆修博易支先生有憂述
信不逡漢唐宋來學行文書揭其
精華饇爲饔餔卌年校官講席以
繼身在海隅氣鑄一世兵戈漂泊
歸此靈光道山往矣緬邈長望

同治三年歲次甲子秋七月

獨山年後學莫友芝述贊

海甯州訓導錢君墓表

君諱泰吉字輔宜號警石先世本何氏明洪武中有依海鹽錢翁鞠育者遂承錢姓厥後徙居嘉興代有聞人至文端公而益大文端公諱陳羣以侍郎

予告特加刑部尚書

晉贈太傅君曾祖也祖汝懿早卒本生祖汝恭安慶府同知父復大興縣知縣君少而苦學潛心孤往從兄曰儀吉者字衎石博通羣籍早有高名君事之師友之閒兄弟常以純儒相勉蓋自弱冠後遠近已盛稱嘉興錢氏二石云衎石以翰林改官戶部擢御史給事中久處

京師其後客游廣東汴梁君則以廪貢爲海甯州訓導者近三十年與給諫君離多合少而書問叢沓詢學術動逾數千言自周秦諸子馬班羣史許鄭詁訓杜馬典章洛閩之淵源唐宋名賢之詩古文辭以及目錄校讐金石書畫方志雜說一孔半枝無所不詢蓋亦無所不辨或獻一疑而詰難十返或尚論前哲評隲時流雜以嘲詼鄙諺窮極理趣故二石家書蔚然天下之至文也給諫晩而搜刻經說刊正訛謬君自中年即好校古書假人善本及先輩評點之册寫而註之眉端如史記前後漢書晉書集韻元文類禮記集說等編皆勘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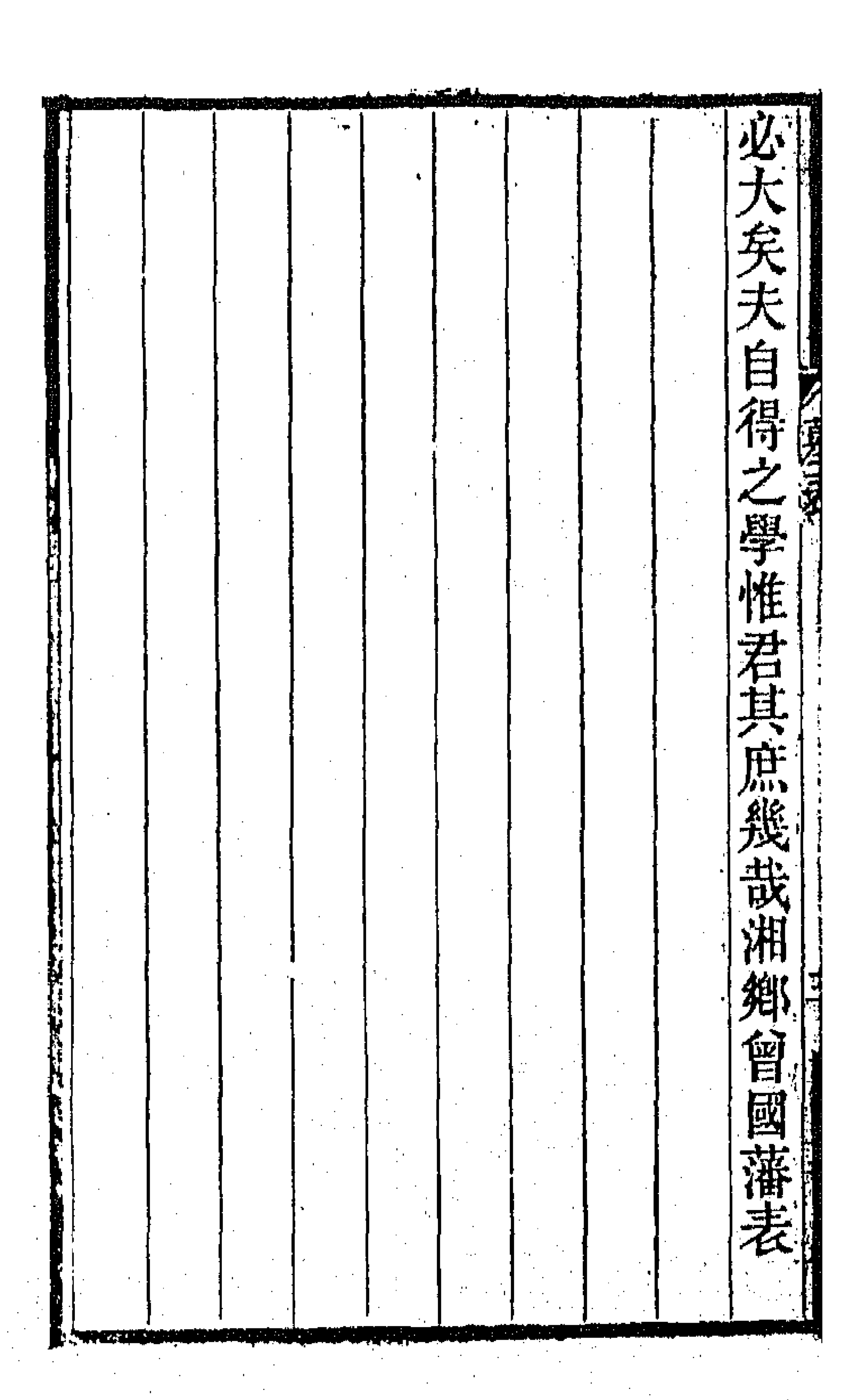
周一字之外旁求眾證嘗著曝書雜記以發其凡嘉慶中海內猶尚考據之說尊漢而黜宋先博覽而後躬行獨桐城姚氏鼐恪守程朱孤行不惑宗主義理不薄考據二石風指乃與姚氏相近其論文亦頗法姚氏嘗稱以爲字體故訓者漢儒之小學也曲禮少儀者宋儒之小學也二者皆扶植基本而宋重明倫於道爲尤尊兄弟相與修飭人紀誦述先德給諫輯廬江錢氏藝文略君則纂清芬世守錄皆表一門之懿行以播芳聲而詒典則先是文端公嘗進呈其母畫冊

高宗賜題十詩發還原冊并書清芬世守四字逮文端

公致仕還鄉

高宗寄賜冊卷詩篇累數千首君纂輯此錄具載君臣賡和曠古無倫又紀錢氏十餘世翰墨及名公鉅儒題詠上以著祖宗文獻之盛下以勖後人孝友於弗替其敘軼事述彝訓懇懇乎懼來葉之遺墮有味哉其言之也咸豐庚申辛酉之際粵賊縱橫浙中君展轉播遷最後由江西以達安慶國藩乃獲與相見以飄泊兵間倫得骨肉完聚也則為之破顏一喜語及世事滄桑邱墓咸毀不可知則又黯焉以悲其明歲同治二年十一月廿日卒於安慶旅舍將沒猶以先世文字之責未得及

身整理爲恨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已君配胡氏
誥封恭人子二長炳森道光甲辰舉人出爲家兄學源
後前卒次應溥以拔貢官吏部主事軍機處行走加四
品卿銜君以子貴
累封朝議大夫女六人孫七人孫女三人君所箸又有
學職禾人考海昌備志甘泉鄉人稿亂後板燬僅有存
者古今才智之士率思大有爲於世其立言常雄駿自
喜若文章不求雄駿而但求平澹德業不求施於世而
但求善於一身一家此殆非智者愉快事也具無所不
能之才斂之又斂彌晦焉而彌愉快則其自得於中者



必大矣夫自得之學惟君其庶幾哉湘鄉曾國藩表

嘉興錢先生家傳

先生諱泰吉字輔宜自號警石先世本何居浙之海鹽甘泉鄉養於邑錢翁爲吳越武肅王十四世孫承錢氏數傳寖盛至先生曾王父贈太傅文端公益大顯王父汝憼早世以弟汝恭子嗣曰復官大興縣令者先生考也先生早敏學年十八補嘉興縣學生四年食廩餼又十年以數困鄉試援例爲校官及選海甯州學訓導年甫三十七也總角爲詩文即縱橫馳騁受六經後好聚書簽排甲乙大興公顧而喜舉所藏書數千卷畀之大興公喪奉母沈太恭人扶歸伯父某試之詩文則喜又

舉所得語溪吳氏藏書數百卷悉予之且謂其從兄衎石曰善誘若弟自是先生日就衎石論學禾人稱曰錢氏二石自少至老兄弟摩切數十年未少衰衎石者名儀吉以名進士官給事中海內所稱心壺先生者也先生既高材躓場屋自樂校官不復就試肆力爲古文詞其要本於性情之眞養之以正不爲偏雜故氣和而體醇其精尤在牋疏考證自先世遺書外遇善本異籍非力所必不能得者悉購藏或假錄焉在海昌三十年及以子應溥封老將去又爲州人攀主書院數年有書數十匱大半丹鉛所勘訂於四庫名籍幾徧兩漢書元文

類尤精校者自爲曝書雜記兩卷百餘條自道所得成一家言海內學者及藏書家爭賭傳之爲校官嚴身教正士習海人羣敬愛之大府計吏將以薦擢則力辭謝曰吾祖父皆久縣官實政在民吾故知縣令難爲也後其友馮柳東將辭校官爲縣令先生作書極尼之然於民生利病講榷深至大府廉其才嘗以開濬備塘河事屬之先生舉民所不便者爲牧言斷斷往復辭不預開河事既而牧乃大服於貞孝節義尤亟表揚勸修學宮集餘貲爲海昌備志成舉所得應旌義者節孝千數百人達於大府再三必得請而後已表鄉農朱輿仁聘妻

張殉夫事旌於
朝及爲州張氏作適孫攝重議時人尤服儒者之教先生雖海壖司鐸耳而四方學人莫不聞其所著述期皆足以信今傳後於雜記備志外嘗輯家譜及淸芬世守錄海昌學職禾人考詩文曰甘泉鄉人稿者卷二十有四咸豐壬寅海氛起在海昌日讀書不輟庚申粵賊陷杭乃辟海鹽匿跡深鄉常蘇變陷及嘉興猶守先塋不忍去子應溥自京師亟馳歸乃請渡江行痛哭告墓至澉浦泛海息餘姚遷慈谿賊再圍杭破紹興慈之邨港火光徹宵復倉卒登海船艤上海達九江時辛酉歲暮

矣明年應溥為湘鄉相國招襄戎幕迎奉養於安慶於是先生老矣自遭寇亂頻年顛涉江烽海濤澒洞之餘而神明迄未衰居則校讐經史猶日有程湘鄉幕府東南彥會所集先生至而樂之謂鄉中無有也癸亥十一月官軍復蘇州語應溥曰我其可歸守先隴乎時已病甚踰月乃卒年七十三子二長炳森道光甲辰舉人為先生兄友泗後先卒次郎應溥以己酉選貢朝考用吏部小京官陞主事軍機處行走拯與應溥同直友善以先生年譜郵京師乞傳志弗可辭嗚呼我

朝監於明季學術之蔽國初大師實事求是蘄為有用

比末流薇又生求能劬學明先緒者葢亦希矣拯於先生覩所著述歎其懃懃問學而見其大不遺其細抱其殘闕參互考訂而壹歸於本原孝友虛心實力以畢世而不移故樂敘其學行以爲之傳且與天下爲學人者同質論焉馬平王拯撰

警石弟文稿序

予少竊文譽鄉里中歲丙寅從弟警石奉大興公喪歸自京師年十有六英特而退謹又喜爲文辭郡人乃交稱之曰錢氏二石云於時世父戶部公老矣傷吾父行之先後藷落而望於後起也見弟則大喜命儀吉曰汝善啟誘若弟俾有成以慰我先人也嗚呼吾與弟不幸皆蚤歲而孤弟之伯兄學源先生德性粹然言動必以禮不意殤沒弟時尚幼而予幸蚤得奉敎於先生稍窺爲學大旨後嘗舉以語弟弟益暱就予其後余雖在遠弟日月通書必陳所業而質疑焉至今三十年矣未之

有改也弟丁母憂執喪盡哀禮爲文述二親行事樸實悽愴族人見之皆感歎家貧節布糲置書數萬卷以讀雖甚煩困不廢治一書必貫首尾丹黃審勘數十過不厭斯其植性厚學力篤且專余固不能及已司訓海昌冷官日無事益得讀書遂不赴省試道光乙未弟寫所爲歌詩雜箸得卷十二寄予嶺南而曰自知其淺近不足爲文也病怨而存此乞兄有以進之幸甚予方北還行自念旅食奔走舊業蕪不治何以進吾弟雖然不可以已憶學源先生嘗問予弟他日欲居史傳何等耶則對曰文苑兄笑而若有慍曰弟何所見之細也夫人所

以希聖賢而蘄自得者非道德其曷歸耶今以予之荒
惰雖文辭亦且無成顧時念兄言不能不望之吾弟蕊
嘗觀文人之雄秦漢以來雖門戶不一及其至也技巧
變化皆不能無所止而惟道德之養人爲無窮也弟又
多病時愈而閒作與其操筆以役心也不如體道而思
默默而有不得已於言者必有異於今之所言者矣弟
嘗慕梅子眞之爲人誦言曰吾以讀書養性爲務然則
文辭之所以不得已者弟自得之韓子曰道德之歸也
有日矣文云乎哉道光十六年秋七月兄儀吉在大梁
書院撰序

增攷稿目序

往歲甲午自攷所爲詩文十二卷其明年衎石兄自大梁撰序示勖勵及歲癸卯又改定序文以寄以是益知文之不可以苟作也今距甲午又十五年矣凡所聞善言善行及有關政教之大端思欲論著以示後人苦無學識以達其辭往往援筆而中輟而牽率酬應無用之言幾倍於前每自循覽顏變愧生輒欲焚稿親戚交遊謂尚無大悖於理乃與兒曹分寫爲文十六卷詩六卷自念行將六十學不加進姑攷第之以俟增刪道光二十九年歲次己酉六月朔甘泉鄉人錢泰吉自識於海

昌學舍

深廬寤言序

往歲己酉自編所作詩若文二十二卷爲甘泉鄉人稿又次外編十二卷附著其目無用之言不忍棄置取笑同學宜矣今歲正月大病幾殆不自意得生乃取兩年來所作詩文雜箸屬女壻陳穎樓外孫沈伯彥各錄一編 寄京師付炳森應溥兄弟一留小齋以自省覽詩文不類不次仿陸魯望叢書之體名曰深廬寤言亦魯望所謂夜分不瞑則百端興懷攪人思益紛亂也然病夫微尚取法老友金岱峰將去臨安縣學時輯臨水錄

言之意仍欲就正有道若魯望自言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則不敢也咸豐壬子二月五日嘉興錢泰吉識於可讀書齋時年六十有二

甘泉鄉人稿序

世人爲文必曰史漢之文不則曰唐宋大家爲詩必曰漢魏之詩不則曰李杜韓蘇殫其力以求其似其用心亦勞矣哉吾謂求文於文其得於文必不深求詩於詩其得於詩必不眞詩文言吾所欲言而已言之淺深純駁則視乎其性情學術根於性也厚養於學也醇不得已而發爲言言必有係於人心世道所以不怍於古人在是矣錢丈警石與余總角論交其爲人篤脩內行品誼端謹藹乎其可親沈酣古籍講求其是以去其非確乎其不可易官海昌訓導崇聖學端士習校讐古書日

有課程三十年如一日蓋素所蘊蓄者然也其少時所爲詩若文嘗出以示余余方治制舉業未能覩其深比余官京師奔走於四方則又簿書叢雜無暇以論古茲余罷官歸錢丈始出其文二十卷詩四卷問序於余余何以言錢丈之文之詩哉田間野叟足不入五都之肆一旦游寶藏而曰我已盡識其名與其所產之地並其可以寶貴之故有是理哉雖然錢丈原本性情之厚學術之醇發爲文章予既知之矣則卽謂已能名其寶知其所產之地所以可寶貴之故無不可也錢丈曾王父香樹太傅族父蘀石少宗伯皆以文學顯名詩文集爲

天下圭臬從兄衎石給諫繼之冥心孤造卓然自名其家太傅與宗伯論文之札並給諫與錢丈往來譚藝之書大指必歸於敦孝友明義理有係乎人心世道而於古人流傳之作必深辨學術之醇醨性情之厚薄而不沾沾於格調辭句之閒於戲此益以知錢丈之文之詩異乎世之為詩文者矣咸豐甲寅夏孟蓮溪沈濂謹識

甘泉鄉人稿目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曝書雜記下 四十四則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六

卷十八

卷二十

甘泉鄉人稿卷一

嘉興錢泰吉輔宜

與李曉村知州論濬河取土書

泰吉竊祿於此九年矣謹守先人之訓不敢妄言動以自取戾職處閒冷不當有所建白未嘗以事干大府也客冬觀察金公假之顏色以事下問謹據所聞以對亦未嘗求知於觀察也觀察鑒其誠遂以公舉董事開濬備塘河見屬自揣庸下不克勝任訪於士人議列條款大指疏通河道以洩海塘漫溢之水因仍地勢以免閭閻滋擾之弊蓋保民必先安民安民必使樂業也及執

事下車首以此事相詢亦既不鄙其言許參末議矣今聞大府俯念民依欲取土塡補塘足水坑使金堤鞏固永無漂盪之患甚盛意也嘉松諸郡生靈皆在大府懷保中豈獨海昌一州之民歌頌而已哉又豈得以州治一隅之民小有窒礙而妄議石畫哉然伏處下風竊聞輿論有不得不爲執事告者側聞下尺一之符稽魚鱗之冊鐫廣河身盡反侵地夫沿河居民因河道塡閼貪愛小利樹蓺其地幾同世業今將固其隄防俾安百室而執姑息之愛動以勿擾爲言此迂闊之論誠不足與圖實政然頻年歉收民處重困之後婦子纖悉之利私

之日久得無有稍宜紓緩者乎古人謂寬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福者此類是也然此猶得曰侵占官地律有明禁貸其既往之咎與謀遠大之計民亦俛首無辭耳若濬河之土不足填坑將別買民田以爲補益則其事有未易一二言者往者取沿塘之土與建柴埽此數世之利也而下流竊議何可盡聞玆事重大非鄙儒所敢言今執事議以浮面膏腴還之業戶而取其下瘠壤此執事重農意也然稻田之土本欲推陳出新縱留面土無補於民而近塘之地半屬桑田辛苦樹蓺十年乃成旦晚護視無異金玉欲取其壤不能不拔起桑本拔而

後栽執必不活是執事雖有愛民之心民未必實蒙其利執事又謂取土限以尺寸不許過深使其地仍可耕種用意良美矣但恐從事畚掘者未必人人能實體愛民之心儻所取過限小民豈敢力爭況按畝而計取土既屬有限給價不能過制糧賦不能蠲除是民坐失數年之利而有數年之累也若此事既行執事雖憐而撫之已無及矣此泰吉所以急欲為斯民乞憐也夫大工既不容已備塘河之土又不足塡補水坑然則將奈之何鄙意不若於備塘河旁近相度淤塞河道有宜疏濬者籌畫施功即離塘稍遠以買土之價為運土之資彼

此相準雖所費較增而小民獲水旱之備沃壤無曠廢之患農業不失大工速成亦兩得之道也執事儻不以爲迂言祈與在事諸公熟籌之眗於廣坐之中略陳端緒訥于口辨不能盡言用敢以筆代舌煩瀆淸聽先民有言詢於芻蕘管窺之見不知有當芻蕘否伏惟恕其狂愚一畱覽焉

此稿成質之主其事者謂事有窒礙不可行遂不錄與李侯因辭開河事不與聞書中之言固嘗告之李侯者也故此稿亦不毀以俟他日自思之而知所言之失當則予之學亦進矣乙未十二月上浣警石記

讋石成此書幾二年矣今始獲見之書中所言未始非昺意也沿塘民占官地大府欲盡反之昺爲力爭事遂寢僅就所塡坑窪畫爲官地耳若買民地作埽工乃大府久經入告　允行其培塘續買民地十餘畝亦已歸入奏案豁除糧額矣書中於民生水利反復言之仁愛之心溢於簡外讋石之抱負宏通品詣卓絕胥於是乎見至文筆清超拔俗尤有令人把玩不舍者昺與讋石初議此事頗不合讀是書心若有相印者書此以志余愧丁酉暮春長沙李象昺識

與馮柳東勸辭薦舉書

逾年不奉書深以爲念昨宜興吳仲倫丈自四明歸迂道見訪談三日詩古文及書法皆卓然獨到不愧老宿惟詩境過高未能即從吳丈謂柳東言亦如此且盛稱柳東近著古文得桐城正脈爲之不已必傳於後此柳東數年來鱣堂寂寞中獨造之詣然則天之位置柳東而成就之者爲不薄矣假使柳東不辭將樂令今雖由縣令而郡佐而郡守而監司即超擢而開府榮則榮矣其自得之樂恐不若石經閣詩古文之確然可傳爲身名俱泰也昔王宋賢先生亦嘗爲將樂令數月罷歸境甚困爲書院長終其身集中文字及諸所撰著則自罷

官後而大成今遂以祗乎居士況柳東柳東之志則遠矣然而鄉先輩前事之師可念也比聞柳東膺大府之薦將舍校官而再爲縣令柳東果樂於縣令乎不當去將樂而遄歸矣柳東果不樂於縣令乎何聞大府之薦而不辭也與柳東同舉進士登館選者今爲開府監司踵相接柳東宜不能無動於中然命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假使柳東不辭縣令遂能偕數公者比肩疊迹而致通顯乎此固不足爲柳東重而爲柳東計則有甚不宜於縣令者敢陳其愚願一察焉牧民之官當耐繁雜乃有實政及民吾曹與卷軸同臥起家人旦日用簿纔十

百字猶懶不寓目一旦爲縣令文書堆案能如歐陽子之徧閱夷陵舊牘乎其不宜一理財用人當官之急務不善爲之則飽豪僕之橐貽子孫之憂柳東度理素精當不至此然未敢爲柳東決其必不至此也其不宜二柳東爲古文求直接震川則震川者柳東之師也震川爲長興令爲忌者所中卒不得顯仕蓋不同乎流俗必爲流俗所駭怪柳東能與流俗之爲縣令者參錯其間無所齟齬否不能無所齟齬而欲其折服柳東之學之才而惟柳東所爲能乎否況大府而愛重文學士未易數數覯即愛重矣因文學而不責以吏治斷有所不能

柳東自揣吏治果勝於文學乎否乎其不宜三柳東有老親校官雖未足榮其親然絜白之養甘於五鼎膺薦而補縣令當在數年後又不能在任候選未得一官之選先失三釜之祿非計也他日就銓雖例得告近欲如甬東之能安輿就養朝夕承歡亦未可必吾恐柳東望雲之思太孺人倚閭之嘆自此始矣其不宜四凡此數者柳東宜自知之而決然膺薦而不辭其義當別有在然竊念柳東道義之友總角之交若張蓮舟堯民兄弟李玖白史竹南屠梅西周桐北諸君子無一存者新得文字之好如吳丈者亦知柳東不宜再爲縣令而以交

淺言深爲戒未嘗爲柳東言其他或不能無利於柳東
爲縣令而不欲言其淺者又未暇爲柳東深謀而不能
言泰吉齒雖少於柳東託交柳東幾三十年學問不逮
柳東遠甚世事則粗識一二且先祖父皆久任縣令家
庭傳述極知縣令之難爲若不爲柳東言恐無人爲柳
東言者敢布腹心望深思之倘大府之薦必不可辭縣
令之職決所樂就亦望柳東深思之苟泰吉所謂不宜
者皆深思之而得其宜則柳東之由縣令而超擢而開
府必無不宜矣幸甚幸甚吳丈言柳東十八日自四明
開棹日內當在武林泰吉無事至武林柳東能一來敝

齋作數日談出處之計當更決矣專此布意不宣丙申
四月二十八日泰吉頓首

與宜興吳仲倫論文書

束髮卽耳盛名嗣於莊芝階翁處讀尊著益深向往前年得見先生已爲平生之幸先生許以便道見訪更歷兩載必踐斯言乃知先生出語矜重則文字之不苟益可想見泰吉小時讀先世遺集受教於從兄衎石因而推之當世之作者略窺詩文門徑大抵見地之淺深各隨其學問所到不可勉强而其尤要者眞僞之辨也自古作者必有性情獨到之處資其性情所獨到而養之

以至正不至於偏且雜其氣和以平其體醇而雅而充之以經史之義蘊其言爲天下之至言其文爲一家之眞文在上而操簡畢足以紀朝廷之實政而不誣伏處一鄉則一鄉之嘉言善行及其足跡所至耳目所及亦必辨別人材之高下義理之經權審慎而書之雖傳之十百世而其言之信否知言者必能辨之此古人所以甚有所戒懼而不敢輕肆其言也若夫筆勢之起滅變化敍事之錯綜離合固文章之能事而其本猶不在是世傳先生得桐城正脈所爲文甚似惜抱泰吉謂先生妙處正在不似惜抱蓋論其大同則文章之理脈萬變

不殊惜抱不能不同乎海峰海峰不能不同乎望溪望溪又豈能變滅唐宋以來諸大家之規矩而自爲一規矩哉若其精神獨至處雖父子兄弟不容相假老泉之廉悍東坡之明達子由之沈靜各根乎性情不可强也惜抱豈能苟同乎海峰海峰豈能苟同乎望溪先生又豈肯摹擬惜抱之形似以苟同乎惜抱哉泰吉得侍三日微窺先生性情之眞旬日來細讀大集及聞見錄知先生用心之所在將與古道德者爲徒能使一時之賢人逸士與夫孝弟節烈之至行下及一技一能之微皆賴先生以傳而僞雜之忿矜肆之氣自其少時驅除殆

盡大雲山房謂爲才弱者在此先生勝於大雲山房亦在此惜乎臯文先生早世不得與先生久逐乎壇坫而商訂其異同也然先生與茗柯必並傳於後無疑茗柯以密栗勝先生以蕭疎勝要之用心之平正眞實而和藹之氣充溢於楮墨閒是則先生一家之眞文也泰吉何足以言文學淺而體弱其無成也必矣然性情不敢不養也眞僞不敢不辨也平生微尚如是而已嘗與友人縱談謂偶有所作惟冀傳示家之子弟爾平居之動作外人或可欺家之子弟不可欺也無使他日腹誹而竊議曰某翁所言與所行殊不相似則亦幸矣假使子

弟不信其言又安論外人耶泰吉所自勵者如此惟先生教正之附呈與柳東書一通乞賜删削柳東已早薦舉不藉鄙人之言泰吉借柳東以舒寫其性情亦良友之助也台從何日南來得再侍談幸甚幸甚潘梧君手啟並呈暇望披答暑候諸惟以道自衞不勝仰企丙申五月廿六日泰吉頓首

附來書

警石先生執事前奉手敎知道履綏和爲慰德旋受古文法於張編修姚刑部而自爲之文不敢外襲其貌則有之若來書過推之語非所敢承也夫綴文之

士孰不以千載自期然吾第能爲其可傳而已不能必其傳也且惟求以自信而已其傳與否蓋有天焉而豈吾之所能自主哉古人之文之傳於今者多矣不能盡善也以不善者之幸而傳則其善者之或有不幸而不傳可知也執事之文淵源甚正而又虛心樂善如此異時之造詣豈德旋所能測量耶與柳東書何言之沈痛快切乃爾朋友道喪久矣而執事能盡言於柳東柳東能受盡言於執事並爲居今之世之所希覯敬服敬服答梧君書附去希便致之謹此奉答不宣八月初八日德旋頓首

再與吳仲倫論文書

秋冬之交莊芝階丈遞到手敎伏審動定多勝以欣以慰相去數百里牽於寸稟不得一訪高齋先生亦未知何日來遊得奉尺書如獲繼見幸甚幸甚今年冬寒氣殊甚十餘日來幾不能把筆南檐兀坐咀嚼先生冰雪之文乃知冷淡閒遠中自有妙境彼赫赫者炙手可熱如夏日之日鬱蒸噆膚揮汗不輟欲求清風泠然沁其肌骨豈可得哉若文之傳不傳雖有天焉亦存乎人之自命何如耳苟不可泯滅則雖或毀之譽之傳習之廢棄之而作者之精氣凝結常在天壤閒不足爲重輕也

若譁囂之玩紙墨幸存形神早皦與其枯朽之骨同埋糞壤而已矣二百年來大江南北詩古文詞見於著錄者不知凡幾先生視之若者傳若者不傳自有定論不毫髮爽幸而傳者雖傳何益不幸而不傳後有作者想聞於聲名闃寂之餘收拾叢殘大行於世古人遺集如此比者亦匪一家要其操紙下筆時自有不可磨滅者故雖蟲蝕塵埋終久不撤也然則文章之士思自樹立者亦盡其在我以俟夫天而已何暇計其傳與不傳閔閔焉懷千歲之憂哉先生嘆賞彭秋士文觔質如陳承祚不知可得一讀否梧君求梅厓居士文苦不可得昨

得之急走相告海隅索處有此同志之士竊幸我道不孤矣先生續集如已刊成望卽惠寄亦梧君所日夜想望者也周觀察調任臺灣先生未必遠游江淮近地有好事者相從訪道否鍾茂才歸望詳示近狀以慰懸企

與金岱峰論祀孺悲書

臨安久無尊經閣吾兄旣重建爊奎樓又倡議創造克觀厥成欲用謝山全氏之議祀傳經先儒甚盛舉也謝山之議詳美矣然尙有未安者尊經閣之祀雖較兩廡有間然非私家建置不敢執一人之說遂定祀典也已承命商之衎石家兄俟其答書卽當奉達兄欲祀孺悲

其議發於竹垞翁謂論語記孺悲欲見而孔子辭以疾後人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遂以親受禮於孔子之儒不得與配食之列是說也泰吉竊有疑焉敢陳左右悲之欲見而辭疾不知孔子之意何居皇侃論語疏謂欲見孔子爲召孔子不知其言所受朱子謂學禮時得罪竹垞翁則謂始雖辭疾終授以禮皆爲揣測之辭當日情事究未知其何若孺悲果能發其蒙而崇道歸聖若李充之論乎抑終無自新之塗遂挫之而絕之乎然悲之宜祀不宜祀亦不在夫子之終絕與不終絕也尊經之祀意在傳經果爲禮家一大師則雖若後儒之實有

疵類猶將置其生平之議錄其傳經之功況孺悲者未由知夫子不見之故則其人之賢否未可知因疑似之文蔽經師之罪敢乎哉蓋嘗繹雜記之文而知悲學禮之功固不可沒若遂許爲孔門傳禮之儒則推崇之過矣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然則悲特受命於哀公而來爾哀公屢問禮於夫子戴記所傳大昏等篇皆由哀公發之使悲來學又得傳士喪禮則傳禮之功當歸諸哀公悲特銜命之使人如朝錯因孝文之詔往受伏生尙書而世傳尙書學者不聞朝氏得比於歐陽大小夏侯也鄭君釋士喪禮於是乎書之

文謂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更書而存之疏家無箋釋注義竊謂鄭君之意亦不過謂國人見哀公之好禮轉相效慕乃卽孺悲所受敎者書而存之而未嘗必謂孺悲爲傳禮之師也況士喪禮具載儀禮自來言禮家傳授源流者皆不及孺悲未可與受易之商子木並不過一時承命而來則亦不得與學禮之仲孫氏同居弟子之列也而遂以冠尊經之祀竊以爲未安矣竹垞翁謂明人議黜崇祀諸儒爲夫妄刻薄泰吉豈敢犯此不韙之名因兄高議遂發狂言望與筱園商之幷賜裁答餘詳別紙不盡丁酉五月二十六日泰吉頓首

佁峰言賈氏儀禮士相見禮疏謂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似於當時情事爲得其實頃讀潛研堂答問亦用賈氏說七月十三日記

甘泉鄉人稿卷二

嘉興錢泰吉輔宜

與衎石兄述家世文字書

中丞叔父命纂修家譜此重任也何以克勝然數十年來先人所欲爲而未遂者若不乘此時殫心竭力以冀一成其何以副先人之意謹條列管見折中於吾兄惟詳示焉

一舊譜以貴四何府君爲第一世祖按吾錢之爲錢也自如淵府君始變姓爲始祖晉人曾有是言則似宜推如淵府君爲一世貴四府君則吾始祖所自出也然舊

譜以貴四公爲第一世相沿已久一旦遽改情有未安若便遵依則錢氏之譜而以何貴四府君爲第一世恐非貴四府君之意前與味根議依萬氏譜式首行本生何貴四府君恩撫錢富一府君並列不入世數一世則如淵府君於譜例似少合昨味根言本生者爲人後者之稱吾先世自臨江公以來嘗議還何姓則先人之意未忍以貴四府君爲本生也語亦甚當祈裁定留刻一印曰海鹽何承錢姓第十四世昨偶思之不可用也云何承錢姓則世數必自如淵府君始今云十四世則並數貴四府君爲承錢姓矣

一隋書經籍志著錄家傳家書今無存者體例若何未

由攷見近世撰譜則凡一人之行狀墓誌小傳必兼錄焉此亦爲子孫者不忍刪棄其顯揚先祖之文立意甚厚然一人數篇則語多複見而又不能俱出於名手讀未終篇便覺繁雜者亦往往而有今必一一登錄乎抑擇一篇最詳核典重者全錄其文其有見於他文而此文未及者節錄數條注明某人所撰某文附於前篇之後或分注篇中未識可否鄙意若吾兄排比舊文纂成家傳則體既畫一舊時所有行狀墓誌等文別編一集可也尊意以爲然否

一譜目擬首

宸翰次誥敕次世系表次傳誌次墓域次祠宇祭田附次義田次雜錄贍軍田香鐙記等類凡有關於錢氏掌故而無所附麗者皆入焉而以舊譜敘錄終焉

一世系墓圖義田祭田等項弟與在南諸君子查辦傳誌等項則須吾兄擇定與味根參酌之定本寄南以付開雕但查辦世系等項必徵舊文世系欲免盲漏須核舊譜及先世狀誌南中惟有萬曆丙申刻家史及行可所鈔之譜鈔譜有未審處家史則僅有魯南府君以上之文弟意吾兄處所有先世舊譜除萬曆譜外康熙年

所刻譜二冊卽覓便寄來餘則陸續鈔寄至要至要

右四條據一時所見錄商餘俟續陳弟擬於元宵後下鄉先查訪第一支第一支難查之至本支無人可託旁支則不甚了了俟有頭緒再行奉報開英姪云吾兄曾纂錢氏小譜未識合族俱及抑僅詳本支若纂入家譜亦創前人所未有甚妙甚妙望鈔寄爲快 嘉慶庚辰正月初七日寄京

弟於正月二十六日下鄉先至齊家橋託簡華叔輯孟先公若庵公以下譜稿萃安叔輯一庵公以下譜稿遂約虛白兄蘭璜姪孫同至海鹽見敦甫叔知犨石少宗

伯公曾屬繼畬先生鈔譜於乾隆四十九年寫成其稿恬齋處必有之味根知之否以臨江公支下託敦甫叔及孔彰叔亥日見謝庭叔於南錢則底稿已鈔大半矣遂專託謝庭叔此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事也二十八日清晨至曲尺衕見大支從姪學秉樹聲兄之子樹聲兄名彪炳現游幕於直隸從弟玉峰考訂兩房先世生卒兩人皆筠汀公後人所居有學誠齋額竹影去來三徑石香煙繚繞五車書楹帖皆鶴庵府君書楹帖署辛巳孟冬又藏陳太夫人畫大士像立幅長約二尺款云吳母姪孫女愛余墨筆殊甚敬圖大士供頂禮時辛卯六月之望上元弟子陳

氏某學誠齋之右有蘭雪二字額是文端公題飯後至總捕衕乃學秉之從祖號京觀所居京觀我叔也在塽城煙店內遂回舟至塽城見京叔已申刻矣傍晚至孟家堰見名大經大綬光甇三兄皆西溪公裔孫遂託輯西溪公支下譜晚飯後至南錢見謝庭叔邦榮兄新選居南錢是晚宿於中錢舟中二十九日早至港南魯周兄處筠汀支下午飯後拉黼璜同至甘柯頭訪大支族眾有季善者號心元我從姪也年七十餘矣眾口一詞以爲可託遂邀其同至各房查寫晚回中錢二月初一日仍同黼璜至甘柯頭補寫至日中而畢筠汀支下十得六七矣

遂拉季善及其弟奉莪同至沈蕩鎮訪筠汀支下之分居者筠汀支下十得八九矣弟以家中有事欲歸遂託黼璜補其未備者及芝山西汀兩房之分居蒸莊等處者是行也第三支得分任之人第一支頭緒略清而第二支第四支竟無查攷奈何奈何此時所切望者吾兄即定編次譜稿體例寄知耳前日讀魏季子集有修譜凡例吾兄或參用焉 庚辰二月

太常公年譜謹寫清稿遲日當寫一本奉寄求細細指示核定他日或可附刊集後顯忠祠建於何年讀碑記似在紫芝府君時何以海鹽續圖經及新修府志祠祀

門俱未載府志中有缺葉或在缺葉中志書之疎略亦不足怪也褒忠錄弟所見惟一冊不分卷僅有祭文藝文略云五卷想必有足本便望一查家譜一年內必須纂成體例究竟若何所需文字望即鈔寄道光辛巳

前接詩箋及滄嶼先生張方洲讀史錄序展誦之餘欣忭無量　四庫提要載方洲集爲我紫芝公刻本並有募刻疏今所得者有先公文否現所編輯之譜例不收先世爲他人撰著之文滄嶼先生文當增入文匯中或附於傳誌之後俟酌定可也蒙示讀永州公集知樸庵府君爲朱碩人出當謹著於世系表中凡今所考增者

皆著所自弟亦曾見及似宜仿水經注例於注中加注吾兒以爲然否或於每表之末附著攷證若大宗戌黔之在洪武二十三年則附錄吾兒所撰錢氏小譜中辨證一條於一世至五世卷末未識是否譜之有外傳宛平王氏亦然見梅村文集彼蓋專記女子子適人者故梅村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也與馮氏譜又小異吾兒蒐佚舉墜爲前人補所未及妙甚妙甚弟前假得晚香先生手鈔冊有數葉可備外傳考證謹錄奉覽家訓能即纂集爲妙大約宜先摘錄先世文集次以傳誌文字似較外傳爲易奏功大著廬江小譜亦望早爲編次刻

入譜中亦創例也曩所商譜例昨夏曾札商於恬齋鹾
使回札云熟思致答東堂叔見弟致恬齋札中論
誥敕一條以爲不可少少宗伯公譜例亦有分紀各膺
榮命之名之氏之帙用勸後人語則亦以爲不可闕今
擬敬錄
天章一卷
誥敕一卷
恩賜祭葬文一卷以冠全譜但
誥敕纂集極難前曾言之又明代誥敕如何附麗祈詳
審示知爲禱先世文字及大稿中宜載入家譜文字求

遇便卽寄讀先世文字亦頗不易卽如臨江公錢何同姓考中述得姓之源未知本於何書擬鈔此文及承啟堂稿中何氏復姓問答冠於先世傳誌文字之首不知可否此外欲求指示者不少續當條列請敎壬午二月二十七日

紫芝府君𩆜風會約一篇附去文匯目望寄來淸士詩亦欲一鈔聞新鄉縣新修安慶府君祠堂碑記甚佳求寄一通並吾兄所撰新鄉詩卽寄爲妙恬齋暢談數次頗得聞所未聞紫雲先生遺稿已借鈔稚眞女史爲於潛公元孫女而未知爲何人之女譜中亦無不知吾兄

所藏遺稿尚可得其自出乎前得陳山鶴先生延埰思儼齋文鈔有錢太恭人事略云太君爲於潛學博慕畲公曾孫女文學載之公長女也吾家舊譜於潛公孫無號載之者亦無女適陳氏者然山鶴先生溯其母氏所自出不當有誤所先世相傳未聞有錢太恭人爲於潛公曾孫女之說亦一疑也近日味根讀府志介亭先生傳云康熙壬子副榜府志葢本於海鹽續圖經我家向來數科第從未及介亭先生卽府志續圖經選舉門中亦未有介亭先生名傳中之言未知所從來又續澉浦詩話錄紫雲先生送子北上詩乃送于大弟詩也吳耘

廬不知子大之爲字而一時失檢恐遂爲後人所疑一人一家之事而歧誤若此況其大者哉讀書豈易言哉

丙戌七月初三日

弟因查對所刻世系於八月十六日下鄉二十七日歸是役也於宗族所居若中錢南錢孟家堰甘柯頭沈蕩孫莊東彭城唐家浜齊家橋祠堂頭高地上二灣兜下扇法華橋海鹽縣城無不到也又偕春霆兄至澉上信徜於湖天海月樓先墓之在山中者無不拜也偸閒半日登鷹窠頂觀明神宗時藏經至海濱觀煎鹽寶荷天地祖宗生成之德得有此寬閒歲月以步武於先人晨

夕游歷之所更得搜訪先世遺墨有出於吾兄見聞所未及者不敢自私謹以詳告於海鹽湘帆叔處見蓬州公鄉試墨卷有記一首鈔呈文衡山壽東畬公詩薛方山壽夏孺人詩眞蹟鶴庵府君畫松一軸文端公詩札冊詩爲廿四歲所作借失去數葉僅存二首弟十年來訪求集中未收之詩尚存數首日內當同集外文鈔寄少宗伯公尺牘一卷皆眞蹟也又借得擊轅草半榻遺草許閒堂詩選柳花詠塞上草蕉隱篇刻本偶莊先生廢莪山房詩文稿手寫本前有自序合選生平所作瓦溪轂語且處吟西冷游草似厂隨筆論孟題詩鴛渚寓言且處續吟草花絕句偶莊集燈謎詩龍溪偶和詩甲後編

和讀史詩括蒼初游草再游草息影軒稿共二十卷又雜文四卷正德戊辰嘉靖壬辰乙未戊戌四科會試同年齒錄鈔本於齊家橋七兄處得撫松居詩集刻本益翁觀察公手寫文稿皆官黔時所作警庵先生頤貞堂詩十三首魚山先生鷗波中語三十四首合前所得吟卷三以上各種吾兄所未見者有幾偶莊益翁兩公文擬鈔數首奉寄編入文匯詩則太繁不能全鈔選鈔又極不易也丙戌九月十七日

今日初雪甚寒刻已晴獨坐無事細讀八月中來札以次奉答文匯補遺目錄內紫芝府君灌風會約未曾

入文氏德翼雍頌先生淡音序已鈔得奉寄文端公集外詩文年內必當錄去寫手不易得零星彙鈔必須請人在家方可措手實難發鈔也文匯中文弟所未見者不少安慶府君詩文南中竟無副本必須一鈔贈侍講公有賀我父四十壽詩五言古一首尊處所輯稿如無此篇當錄寄遺集名目吾兄已思得未先世師友述何日得讀屠赤水集弟亦曾見之雜刻數種非全稿也嚴谷之號譜中無之烈婦五妹爲若庵先生支下號旣永諱壽隆女文端公姪女也十餘年來搜羅先世詩文翰墨所見似已得八九必須及早輯成一書初擬仿譜錄

書畫諸書若清河書畫舫體例爲清芬錄若就所見彙鈔亦可成十餘卷然必須掇其精英方可傳後且書畫一門未足見吾先世之全也近欲仿萬柳溪邊舊話及桐陰舊話例爲秦溪舊話桐陰舊話未得見萬柳所述時參神怪其書亦非全帙猶可傳之至今若吾家舊話成必可與韓氏尤氏並傳無疑苦無簡雅之筆又不善裁擇奈何奈何體例必求吾兄酌定弟意先世嘉言懿行詩古文詞書畫居處仕宦之卓然可垂於後者皆可入舊話中或分門類或以人爲主若述臨江公事如守盱眙創立峽江縣述太常公事如直諫奉使禦倭均糧

等事採傳誌文以立綱而以集中文字節錄於下則體例似日下舊聞竟仿日下舊聞名秦溪舊聞何如然集中詩文及所傳書畫遺墨有必須採入舊話而無傳誌文可以立綱者若自作數語而先人文字轉低一格或作雙行夾注又屬不敬兄以爲宜若何而可大約總以節實爲主簡則使人不厭實則於己無愧而事有宜詳者若均糧等事有關於一郡掌故者不可不備述始末前纂年譜中採日知錄一條似有微詞吾兄謂此語宜存與否文端公論僞稿事袁簡齋文僅數語可採否公以頌不忌規上結

主知此事其一端也其始末有可援采否

御製詩文宜列卷首如何敬錄之法求酌之曾擬纂一

集曰陳太夫人畫錄敬錄

御題花卉冊及四子講德圖而以家藏及所見畫幅若

紡餘閒課冊等類有文可錄者附列於後狀誌及他文

字有述太夫人遺事者若少宗伯公蒯氏妹畫冊跋等

類亦為一卷 張浦山徵君撰其妻蔡孺人行略云孺人仲兄庠生繼斯為邏村錢贈公廉江夫子姪孫女倩庚幼學於贈公贈公夫人太夫人陳與庚先子王母為中表姑姪行以戚屬故憐庚孤貧視為子又以姪孫女知孺人性恭慎遂為庚聘焉踰年婚於錢氏南樓太夫人知人一見謂庚曰汝婦賢必能事汝母雖然語云教婦初來汝當以汝母苦節告之庚受命見強恕齋文鈔此婦亦太夫人言行之一則也與南野堂筆記述

廳江府君佚事可以並傳去年從夢廬丈處借得　石渠寶笈初輯本有陳某畫四種其本較　四庫目尚少六卷此六卷中或尚有陳某書

仁宗朝續輯之本或可敬錄則　石渠寶笈亦可彙鈔一卷

高宗純皇帝

仁宗睿皇帝御題有見於

賜藏畫冊　石渠寶笈者有僅見

御集者宜如何敬錄

賜題夜紡授經圖敬錄

御題後附各家題詠可否今所述畫錄亦將輯入舊話中兄以爲若何而始詳簡得宜自文端公以來種種榮遇必宜備述主文之事擬彙鈔一卷如江西試院桂及秦關聯騎黔江並棹圖詩鈔數首少司寇公主試江南

文端公奉

命遊攝山詩亦擬錄入所得士有可記者若江西丁卯蔣心畬先生忠雅堂集亦有可鈔乙丑會試鼎甲會元俱登八座錢文敏茶山集有可鈔者亦擬鈔入王莊蔣諸公未知有集否兄以爲其體宜若何學使則若文端公題帳詩及學士公遺事皆宜輯入若專輯一種曰錢氏使車錄

自太常公使楚使粵以及文端公使陝西皆敬錄遺事及詩文亦可成數卷可傳之書日使車錄則會試與順天鄉試不能該今亦擬編入舊話中兄以爲其體宜若何暇望詳定體例日積月累期以五年而成於教家型俗大有裨益昨與恬齋談及我家近事弟以爲此時原是我家極盛之時然如大廳大屋黑漆棟梁光采煥發無奈暗中爲白蟻所蝕日久不整理遇大風雪恐有傾壓之患吾儕不能支撐門戶惟是時思先人如何忠厚勤儉如何力貧讀書如何持躬式訓以爲久遠之計思之述之以傳示後之人則我先人遺澤尚可支持數百年乎每與大兄三

兄談亦必及此兄必韙吾言也程甥何日出京完姻吾兄極窘之時乃爲添備物件大姊一子一女婚嫁粗了吾兄皆有力焉不獨大姊默感也丙戌月初三初四兩日中拉雜寫此

特齋師舟行币月繪墓圖極精惜未能刻向傳紫芝府君南園墓卽藥圃故址頭讀介石先生溶展墓詩化城祖墓云近圃藥分苗注墓南卽先大父藥圃故址則藥圃當在化城兩涯府君塋南南園非藥圃矣若庵先生撫松居士自傳云築室宋湖因先君子藥圃舊址遂營生壙於右若庵先生墓在顧家浜南園墓非藥圃益信然顧公簡撰行狀杜公士全撰墓誌皆謂墓卽藥圃舊

址顧公爲親串至好當時游讌所及其言似可徵信竊意紫芝府君始於宋坡湖築別業曰藥圃後自營壽藏亦名之曰藥圃亦未可知兄以爲然否 丁亥正月

春雨帀月蕭齋冷況可掬忽接手札及新詩快讀數過如披雲霧矣文匯補錄各體詩妙極弟無能爲役適有陳敬齋茂才之便帶去半棚遺草擊轅草撫松居集吟籲偶存 魚山先生 各一冊半完圃頤貞堂 瞽庵先生 鷗波中語 魚山先生 三種合一冊履我山房文一冊 詩甚多未及鈔當再訪之湘帆叔 益翁文稿一冊此弟十餘年來所捜羅而得者似是吾兄所未見弟處亦未有副本選錄後仍須

寄還尚有蘿螺詩存七卷是手寫本未有副墨然吾兄有選錄之志此冊必有神物呵護亦交陳君帶去他日須還香巖兄也又雜鈔詩十四紙亦附陳便寄去望將尊處所已有者鈔一目來及須搜羅各種示知或有助於萬一也文端公少宗伯公詩選錄之目卽望寄知弟欲鈔讀詩文一道夢寐二十年茫無門徑今以病廢無志應舉欲於此中一探消息而用心雜亂根本未立知無成矣家有賢師不能自力實屬可惜以是不敢竟爾棄置入春來溫易經點後漢書身心總覺浮雜不能爲深沈之思如何如何如何清芬錄有一小跋呈覽新修家譜

大段雖無荒謬而體例雜出誤字不少此事實爲終身抱愧可見心粗氣浮一事不可爲有負長者委任無以自贖今亦託陳君帶去一部乞檢入吾兄得便南下弟獲面承指教數年即不能有所成就亦可爲教子弟張本無如生計蕭然不敢奉勸遂初未知吾兄弟暨大兄三兄何日得團聚一室耶前日在梅會里遇葺直廬問寢圖王君之姪年七十餘矣屬畫大兄及弟小照合一幅雖畫成不知誰何之人然我兄弟愛敬之意似可傳示後人兄題一詩爲妙他日得我兄弟四人同畫一幅以傳示後人亦可以敦薄夫也然弟與大兄近在百里

尚不能常聚況數千里數百里耶辛卯　月初九日

刻下延一楷書手擬彙集先世文字遵吾兄所定遺民錄例錄爲一編以了二十年來捜採之事若此事畢後則擬用此例錄海昌文字食祿於此亦宜稍爲酬答未知能成與否甲午二月十九日寄粵東

近於容光姪處得先世詩文一冊有商隱先生動筆處紫芝府君藥圃灌花銘壽門橋放生臺如來泉銘此兩篇皆參佛乘古來詩文大家亦多如此集中皆存似不必諱也及古今體詩十餘首皆夙所未見秦南公詩亦所未見弟擬謹錄魯南府君以下四世著述爲一集吾兄曾有錄本暇示一目彼此可互補也而附以大興公之詩文近

日手自鈔寫長夏嘗告成吾家著述稿本多萃於吾兄弟處味根亦得十之二三文匯已成巨觀矣三兄及悟齋宜補入所選之詩有定本未弟所纂清芬錄雖編次未能盡善亦考吾家文翰者所不可無之書泰溪淵源錄尙未有清本倘竭數年之力得有成就擬寫幾部存顯忠祠及南山丙舍或可支持百十年文匯恐亦未能付梓大槩倘有楷書手謄一副本留之祠屋何如吾兄前寫示二曲學髓頗以爲養痾之助然胸中惝怳幾無把握處昨閱全謝山窆石文述二曲論學以悔過自新爲宗旨以靜坐觀心爲入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

乃能改過以自新得此數語如游騎有歸矣快甚快甚近日更有大可喜者理合奉告以博吾兄一快前從雲泉沈丈處鈔廉江府君詩吾兄屬查唱和諸公有年矣上冢時於中錢怡永堂得月洲先生所鈔盛鉋庵先生竹林唱和詩乃知先公之詩皆在竹林唱和也同時諸公姓名略見於中又於曹種水詞稿見李奇峰畫扇乃求之畫徵錄於是諸公姓名略可考定矣 李奇峰名琪枝畫徵錄府志 仲改庵名宏道府志檇李詩繫 張心齋名瑛 沈寓庵名鴻宜山之徒有宜山紀見府志經籍 陸蘊渠名國卓號東郵 黃非郗名振超 陳半村名廷熹 陸拜石名廷模 會嘉兄孫桂森煩卯寶愛

先世翰墨搜得月洲雜著及衡皐碧雲詞板又有合荊園記亦月洲先生作皆前所未見也丙申三月二十七日寄大梁

紫芝府君詩三十首弟所謹錄者舊稿尚有數首似是適意酬應非先公意所欲存也文四篇乃向所未見者謹奉覽吾兄弟求先世遺著所得不為不多吾兄既收人文匯詩匯輒以弟所鈔淸芬錄亦可得四百年著述之大概惜皆未能付梓弟意吾兄暇時或就文匯詩匯約鈔最精者節兩人脩脯所入刻以問世亦不枉數十年心力若此事欲俟之子弟甚難甚難魯南府君以下四世遺著弟擬編一冊曰諫草堂或竟稱承啟堂四世遺稿吾

兄以爲何如紫芝府君清士詩必須編入而傳鈔沿誤之處尙應商酌兄所錄贈侍講公學士公詩文望屬姪輩鈔一冊見寄戶部公詩文鈔一目可矣學翁處可鈔也丙申七夕後一日

昨於查笠翁堂弟槎海翁處見商隱先生手評四子合編一冊乃會稽章同先君諱紹陽海鹽何鉉晉明與吾家若庵先生商隱先生論堪輿之言也專論平洋而無山地可見先世筆墨外閒時有流傳爲吾兄弟所未經寓目者不少章何兩君名字兄曾知之否丁酉四月二十一日

廬江詩匯早成爲妙弟前年從中錢得商隱先生摘鈔

之冊今錄數種又近從沈小湖侍郎假得竹林唱和詩
文園先生詩亦有三十餘首特鈔寄又弟謹跋廉江府
君遺詩一則求改定遺詩前已錄去今又於瓣香庵唱
和得三首此次所鈔不少明春再寄四子合編有人鈔
得一冊借來奉寄閱後遇便寄還爲禱幸承先世餘緒
得稍通文墨則祖宗嘉言懿行待傳於後者必當努力
捃輯以垂示子孫否則名滿天下亦屬何補弟奉吾兄
之教自弱冠迄今所遇零篇斷簡謹藏篋笥清芬世守
錄雖已定卷帙而尚須增減前輯族譜謬誤百出擬彙
鈔傳誌諸文爲秦溪淵源錄以備他日參考以稍贖前

愆亦未能鈔成一則目昏氣瘖不能手鈔兒輩欲其專心舉業又未能幷力謄寫一則文字之去取必須審定繁縟處亦宜刪節非淺見所能權衡也來札謂人事如棋人生若夢當爲之事宜速爲讀之實發猛省遵諭讀論語及朱子語類倘有數年之力則義理稍明於撰集文字自易奏功矣丁酉十二月十六日

汴梁發水傳聞藉藉考之明史大梁屢受河決之患其勢皆甚熾益令魂夢難安十九日晨起以神蓍筮之得履卦六爻不變應占彖詞程傳謂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此心稍寬數日來傳聞益甚昨接友人杭

州札于仁亦以沈維宜呉門札寄聞謂城內高處無水低者不過一二尺撫署及大梁彝山兩書院均無水則尊處確實平安不勝欣慰想旬日必有安信遞到矣東坡書合浦舟行云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嘆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弟昨述此以語兒輩云我先人遺墨之至精者皆在大梁吾兄所撰集廬江文匯詩匯年譜

國朝碑傳集晉會要三國會要

皇輿圖說皆未有副本波臣不應攘取況安慶府君遺澤在中州吾兄安硯於此亦當有神物呵護兒等聞此

言鼾睡如叔黨弟則筮得天澤之卦後心稍稍定及閱蘇杭兩信飲食乃覺有味自此當校讀史記如常履之九二爻辭弟之小名實取於此上九考祥元吉吾兄當之无疚也廿一日晨起書此辛丑七月

昨日思路忽開擬編頤和室合稿第一卷先大夫遺著第二卷先宜人遺詩第三卷四水子遺言第四卷以後則甘泉鄉人詩文雜著兄及弟往還之札亦擬編入約可共得二十餘卷兄以爲何如尊齋所藏先大夫手札前曾乞得數通節鈔入稿尚望鈔寄所存者是所至禱音容日遠幸存數行遺墨俾子孫想見致家訓俗之道

原不必與古今作者爭短長自成一家規矩可矣倘能集資亦欲付梓吾兄能南來細爲訂定大妙大妙暇望爲作序文不勝盼禱 壬寅二月廿八日

家集以次付梓妙極五百年之譜果能鈔寄否弟於先世舊事既未能會萃海昌文集之選又恐識力未逮校勘三史已逾十年亦未有定本愧爲吾兄之弟如何如何近日畧讀朱子全書覺平日所爲無一爲己之學獨坐靜思彌增悔恨願兄教以切己體察之方或不至終身爲外幸甚幸甚 壬寅九月廿一日

五月中編寫合稿四卷先考妣及四水子遺著可見大

略吾兄寄祝女事札及書湯狷庵詩皆已附入現節兩季俸銀授梓秋初或有樣本急於告成不及請定實緣我家適當厄運冷齋之能守與否亦不可知所以急急了此不肖之責耳若區區淺近之言則聽其存亾可矣承寄示改定弟文稿序較前更簡括然終不免有過譽處所最不敢當而益增隱痛者孝子二字也能去此則他或庶幾勉勵以副萬一寄先人手札兩通已拜領遺稿中不及刻留示子孫敬讀之墨葯詩及撤上讀書圖詩淸芬錄中皆有之淸芬錄爲常都轉取閱擢皖臬大約秋冬乃行弟閏月中送試到杭當索歸兒輩鄉試後即錄寄不

誤墅莉卷似在味根處澈上圖則愼宜所藏也先大夫
任甌[甫]時吳澹川有贈詩見南野堂筆記中嘗訪得全
集鈔春芝城唱和之冊已失之邸舍分韻詩不知雙橋
稿中存否餘亦不可得宛平朗府常州胡公名遜有先
大夫輓詩極親切小時不知寶貴未及鈔存胡公若有
稿當訪問毘陵人或可得也 癸卯七月廿八日
連接冬底來諭諄諄為後生小子立讀書根本弟細為
兒輩開導并鈔一通寄子仁屬其傳誦講解即不能一
一領受必有聞而憤悔不自惰棄者但目前殊難其人
耳弟已無科舉之累亦尚未能潛心義理總由文字之

障未除也舉業代聖賢立言果能實力奉行較他文字尤易近道兒輩究是根本未立所以理路不清專咎墨卷墨卷豈任咎哉現且令理經能熟讀正文後各就性之所近稍立牆壁不失為讀書種子足矣科舉得失弟已淡焉置之不敢奢望喫有菜飯著可補衣為童子師先人餘澤或未歇絕也 甲辰三月

十弟出塞非夢想所及筱珊尚不知如何家運乖舛一至於此兄言清安老人辦案細微而又疏闊確得老人之用心弟在山東撫署侍談時亦竊見一二嘗於燭下閱幕友所擬奏稿往往如廬陵之言一日定某縣致官

獄其罪名無祿人當流三千里職官應出口老人執筆沈思久之曰若年已老其爲祿甚微況口舌細故固執不通致以誣人罪名反坐出口尚能生還邪仍以流三千里定罪可也若此者非一端弟所及見五叔祖六叔祖世父艮齋公叔父恕堂公益齋公皆宅心和厚恕堂公之敬養五六叔祖禮意備至及罷廬州守兩房諸從遂失所依賴諸老人遺言遺事多有可述者每欲就所聞見與先大夫之事類記之以爲居官居家之法苦無文筆未能成聞見細微而又疎闊之言不獨辦案如是讀書爲人亦皆如是蓋四字互爲體用其益無方矣合

稿現在脩改常南陔廉訪贈序一首情意甚厚不能不
刻已付梓吾兄有更定之處卽示知當脩改刷印也甲辰
七月廿六日

五月於吳山書肆見京師坊間排字本
皇淸奏議六十八卷自署仁和琴川居士編其第五十
二卷有伯祖少司寇公酌籌農忙停訟例借鈔奉寄不
知吾兄已編入文滙否又前從李金瀾處見其大父敬
堂先生手錄乾隆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九卿議覆
刑部左侍郎錢某某奏擅殺罪人律具載少司寇公原
奏弟鈔存篋中二十餘年矣不知兄曾見之否乙巳六

月

吾家文字文値發祥之時此後仕學各立本根各成局面則在諸子弟之善讀先世遺書善守先人家法矣吾兒及弟廩廩數十年幸兒子孫次第掇取科名兒之所成就者可以息肩矣弟則尙茫然不自知其何以爲子弟法也如何如何二十年來父子燈下講論誦讀之日卻亦不少兒曹功名若遂則此樂渺不可得矣若云財用足則百志成談何容易苟非義之財亦何足以敬宗收族耶所鈔濟美錄中有考官及評語者僅有嘉靖乙酉鄉試及壬辰會試卽所藏臨江公鄉試卷刻本得之

敦甫叔者亦無之蓬州公明神宗四年鄉試場卷二十年前見於敦甫叔處則考官評語皆是場中眞本弟曾詳記之似曾錄稿奉寄不知存篋中否倘檢尋不得即示知錄奉文頗繁冗急於寄信不及寫矣 乙巳九月初六日

子萬傳言吾兄謝絕乞文者此後不得以無益之文相溷惟是四水子之葬也渴與弟妹諸殤同冢且與四姊八妹之生母同壙今已將五十年不可遷矣弟思所以殊異之且刻數行於墓道前文筆不足以達心殊耿耿望吾兄暇時作一文想必許也 丙午五月

樂壽老人命元孫說學山兄家傳均已細讀弟時與炳森應溥言伯伯近日之文愈平淡愈不可及卽如學翁家傳我胸中所欲言者亦如是而思之數年未能成篇今得此篇學翁可慰矣雲壽兄文字亦望卽成爲要　己酉四月十一日

兩月來點讀衞氏禮記集說日十餘葉杭堇浦惟稱陸農師能與前人抗論弟則謂畢竟以長樂陳氏爲首推也衞氏節錄孔疏間有失其本意者吾兄以爲何如所藏日知錄猶是學源先生遺書近假李香子翁過錄敬堂先生評點本令炳森依式錄之曾聞介石徵君述敬

堂遺言謂近人得古人一瑕輒自喜如酷吏之得一盜賊也盡力攻駮與盡法敲榜何異嘗歎服以爲名言今觀敬翁所評亦不免是病而於朱大儒時有不滿因令炳森凡涉此類悉置不錄庶幾不負敬翁平日之言且不失學源先生讀書宗旨耳陳其年全集炳森之友所贈頃讀儲夫人傳似尚有繁縟處不及陳恭人誌遠矣吾兄本原深厚非近代文家所能逮亦猶擇翁之於詩也前聞靜讀時常在顧諟天之明命句近更何如弟則本體之明幾何息矣聞炳森之子讀大學仍憶及此然爲救荒計苦無理財之策而以利爲利者日接於耳目

殊堪慨嘆己酉六月廿九日

予壽同居記及學源先生墓表細讀數過予壽平生大略已具雲壽兄亦得見於此文妙極弟所最愛讀者記實獎者事與此文相輔而行大妙大妙學源先生同冢二兄外尚有三姊嗌同以丁巳秋没於吳橋二兄三姊先妣所最鍾愛以是數十年來歲時必附祭於學源先生不獨祭墓爲然也弟主之則此禮不改他日炳森能自立門戶則祭學源先生而附兩殤義所不可當酌行之耳大作所定墓祭之禮實足補變禮之一則弟年來讀禮記略能窺測到此而不能言也得吾兄議定炳森

應溥兄弟可遵行矣手札云管教幼孩全賴內裏有人眞是至言弟若非先妣管教之嚴豈免下流居家十年雖宗黨稍有資助而千萬辛苦抱病支持曾食半菽以度凶歲此日念之猶覺傷心以繹之目前家計若好爲之猶可自立來信付看後當能感動也　庚戌四月四日

此信兄不及見大梁屬纊之日距余作信時僅三日耳海昌得惡耗則五月九日也傷哉泰吉識

余受教於衎石兄四十餘年統計相聚之日不及三年凡脩身讀書之方詩文之矩矱及傳述先世遺訓以爲法守者多在書問中我兄弟書問初未有稿兄手札余謹藏篋中刻記事稿時錄寄粵東因存四首

後兄亦整理余手札命子增姪錄寄余擬合梓兄弟
往還書問以示家之子弟力未能也今編拙稿外孫
沈師濟摘存二十餘通謂不獨錢氏子弟所當體會
也嗚呼自歲庚戌四月吾兄下世後每有論著請益
無從余亦衰老於經史之學無所成就負兄多矣然
余自少至老承吾兄之教謹守先世詩書之澤不敢
妄言妄動以失家規兢兢微尚未嘗一日有閒也存
此以質有道君子尚其鑒諸咸豐甲寅正月既望甘
泉鄉人手識

州廣文錢警石先生為我大母太安人族叔祖而從

學於我舅祖特齋先生以故早歲即與吾祖遊及官
海昌後舅祖寓吾齋有年先生過家上冢必來訪我
父亦得其談讌光焴六七齡即侍聞緒論迨稍長摳
衣請謁先生誨之無倦容嘗聞之舅祖曰先生少即
受詩古文法於從兄衎石給諫力學砥行族黨交譽
之一時有錢氏二石之稱及光焴侍談時請問詩古
文法先生亦必述給諫之論議以為宗主也給諫次
孫元之君娶於沈我姑之子也以是光焴時得見給
諫與先生往還之書大都談文字商從違剖析義理
根柢乎經史稟承乎祖父之訓雖家常瑣屑語皆足

以昭世範垂家誠又嘗於從舅祖味根明府所得見文端公與捧翁少宗伯公往還書及少宗伯公家書之冊益知先生家法所自來竊歎一門之中傳授淵源實大且遠非尋常師友之所能及矣今先生編梓文稿光焴幸以累世戚好之故得與校字因記所聞見於與給諫述家世文字書後給諫與先生書及先生未入稿之書他日當編爲一集以傳於世蓋不獨錢氏一家之言也光焴見先生與我舅祖其談時舅祖以族祖待先生先生則執弟子禮惟謹亦可法者敬附誌之咸豐甲寅二月朔蔣光焴謹識

甘泉鄉人稿卷二